

和大叔在一起的最后怎么样了?

他比我大八岁，成熟理智又多金。我们最初在一起地，并不太光彩。做他恋人的那几年，他把我宠成了一个没演技没实力，全靠他捧的资源咖。

然而在我最春风得意的时候，他提了分手。

离开他后，我只能从女 N 号开始磨炼，把丢掉的表演课一点一点捡回来。

三年后，我和钟衡在试镜现场重逢，他的现任女友和我争同一个角色。

他把我堵在化妆间：「角色让出来，你开个价吧。」

我揪着他的领带，把口红擦在他衬衫领子上，娇娇地笑：

「陪我睡一晚，我就让你的未婚妻心想事成。」

（《情有独钟》 成熟理智金主 X 假娇软真野性金丝雀）

刚认识钟衡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在剧组跑龙套的小演员。

虽然科班出身，但没钱没背景，向来是别人的背景板。

导演好不容易安排给我的女四号，被一个昨晚进他房间的女演员拿走，而我只能演她的丫鬟。

「阮甜，我说过，只要你肯来，这角色就是你的。」

导演抽着烟，把灰白的烟圈吐在我脸上，笑得十分笃定。

我不动声色避开他攀上我肩膀的手，勉强笑道：

「导演，不好意思，可是我有男朋友了。」

「谁？阮甜，你可别骗我……」

他的手又不死心地伸过来，眼神越发露骨。

情急之下，我随手指了旁边走廊路过的一个男人：「就是他！我男朋友！」

男人步履一顿，抬眼向这边看过来。

我这才发现这个我随手一指的路人，竟然有一双目光锋锐的眼睛，和一张轮廓深邃的脸。

我小跑了两步，挽起他胳膊，冲导演笑：「吴导，这就是我男朋友。」

「钟、钟总？」导演惊讶的声音传入耳中。

我愣了两秒，忽然想起来，我们这部剧的投资方之一……好像就姓钟。

叫钟衡。

男人身材高大，纵然我穿着高跟鞋，也要仰头看他。

此刻他垂下眼，目光淡淡扫过我的脸，尔后重新抬起头，看向导演。

「你可以走了。」

这是默认我的话了。

导演脸色一白，客客气气地道了歉离开。

他扯扯唇角：「人走了，放开吧。」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他语气里听出了一种漫不经心的嘲讽，原本打算松开的手在空中一顿，反而更紧密地缠了上去。

钟衡皱起眉头，我娇娇地笑：「钟总不如试一试，和我假戏真做呀？」

其实我并没打算真的勾搭上钟衡，只是不喜欢他的语气，所以故意膈应一下他。

但我没想到，当天晚上，钟衡的助理就送来了一张房卡。

「顶楼的总统套房——甜甜，钟总看上你，你发达了呀！」

原本对我爱答不理的经纪人眼睛一亮，热情地跟我科普起钟衡来。

无非就是身价不菲，年轻英俊，圈内的金牌投资人，无数想一步登天的人趋之若鹜的对象。

我捏着那张房卡站在门口时，脑中还在回想白日里见到钟衡的场景。

那双冷冷清冷的眼睛，好像不染一丝人间烟火气。

可倘若染上欲望的暗色……一定十分可口吧？

我推门进去的时候，钟衡正坐在窗边，对着面前的电脑敲敲打打。

他的发梢还在滴水，想来是刚洗过澡的缘故，可身上仍然端端正正穿着衬衫西裤，连扣子都扣得一丝不苟，鼻梁上还架了副金丝框眼镜。

一副斯文败类的模样。

我在心底嗤笑了一声，走过去，柔柔弱弱地叫了一声：「钟总。」

钟衡动作一顿，抬起头来。

锐利的目光穿过镜片落在我身上，然后那瞳孔中，一点点染上了情欲的颜色。

我当然知道为什么。

来之前，经纪人不知道从哪儿给我弄来一件吊带裙，薄如蝉翼的半透明布料，穿在身上几乎什么都遮不住。

上来的时候我还裹着件外套，进门后就随手丢在了地上。

钟衡上下打量了我半晌，忽然扯着唇角笑起来：

「你不是怎么也不肯向吴辉宁就范吗？怎么换了我，就主动上门了？」

我挑了挑眉，往前走了两步，十分做作地往钟衡怀里倒过去。

我在赌。

赌他一定会接住我。

钟衡推开面前的笔记本，伸手一勾，就把我揽进了他怀里。

这是个极度暧昧的姿势。

隔着薄薄的衣料，他温热的指腹贴着我腰间的皮肤，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摩挲着。

钟衡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：「阮小姐刚才的演技，可不怎么高明。」

「我是故意的。」

我笑得弯起眼睛，抬起身子，贴在他耳畔暧昧道：

「我答应钟先生，当然是因为，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。」

钟衡眼底的光芒暗了暗。

然后他抱着我，一步步走到床边，俯身亲了下来。

那天晚上之后，全剧组都知道了，我是钟衡公开承认的女朋友。

一直没能定下的女二号，被干脆利落地给了我，连试镜都不用。

细论起来，钟衡几乎是个完美的情人。

他单身，人帅钱多。虽然大我八岁，但常年健身，体力很好，人也体贴。

最重要的是，钟衡能给我跑龙套十年也拿不到的顶级资源。

和他在一起的第三个月，我就接到了两个一线代言。

拍完上一部戏之后，下一步片子走了个试镜的过场，直接拿到了女一号的角色。

而作为回报，我需要在所有公开场合扮演钟衡温柔可爱的小女朋友，以及在他需要我的时候……随叫随到。

一开始是片场附近的酒店套房，时间久了，他干脆在市中心的顶级公寓买下一套大平层，让我搬了进去。

只要平时晚上没事，几乎都会过来和我一起住。

助理小杜跟我说，我是钟衡身边唯一的女人。

这是一段完美的交易关系。

如果，我没有动心的话。

2

发觉自己喜欢上钟衡，源于一件很小的事。

那天晚上，助理打电话过来，说钟衡喝醉了，想见我，要我开车去接一下。

钟衡喝醉后就没了平时冷静自持的样子，扶着额头靠在副驾的椅背上，安静了半晌，忽然道：「阮甜。」

「……钟先生。」

他低低地笑了两声，嗓音低沉悦耳，像是大提琴的声音：「阮甜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」

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出门走得急，我只来得及把拖鞋换掉，身上穿的还是睡衣，连头发都乱糟糟的。

他似乎也没打算等我回答，抬手在我发顶揉了一把：「这样就很好。以后我喝醉的话，都让你来接我。」

以后。

我被这个词击中了。

从大学到现在，我谈过很多场恋爱，但大都是各取所需，不过为了获得人生前十八年都没得到过的爱，连我自己都不敢认真交付真心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发现，自己混沌无状的未来中，竟然有了一个如此清晰的，想要容纳的对象。

但我又清楚地知道。

我和钟衡，没有以后。

作为一个合格的情人，我问钟衡要钱要车要珠宝，但从来不过问他的私事，扮演着爱慕虚荣偏又娇软可人的金丝雀。

他也很惯着我，不过分的要求都会满足，我甚至不需要磨练演技，就能得到任何想要的角色和代言。

就这样，钟衡用了三年，把我宠成了一个既没演技又没实力的资源咖。

黑粉们骂我的时候时常会说：「阮甜那也叫科班出身？科班里学的是怎么伺候男人吧？」

但很快，我就连这个「伺候男人」的机会也没有了。

那天下午，钟衡有事没来探班，让司机直接来接我去酒店。

到酒店的房间后，我很自觉地洗完澡，穿着薄如蝉翼的吊带裙走出来，看到的是床边西装革履、穿戴整齐的钟衡。

他很平静地看着我：「阮甜，我们结束吧。」

结束。

他用的词连分手都不是。

我缓缓把手背在身后，仔细打量钟衡。

他的眼神很冷静，也很漠然，哪怕面对穿成这样的我，神情也没有一丝波动。

就好像从前那个与我一同欲海浮沉的人，并不是他。

我垂下眼睑，安静了片刻，重新看向他时，已经是惯用的完美微笑：「好啊，钟先生。」

钟衡点一点头，望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点什么。

可他最后还是沉默地转身离开了。

也许是怕说得多了，我会纠缠不休吧。

我一个人在偌大的房间里站了很久，才慢慢把手拿到身前来。

昨天新做的指甲，打磨得莹润，涂了很漂亮的珍珠白，还贴了亮片。

原本是为两天后要出席的活动准备的，现在全都劈掉了，掌心留下了四个带血的指甲印。

原来十指连心，是这么个疼法。

名利场的消息是传得最快的。

我和钟衡分手后，那些原本因为他向我滚滚而来的资源，以极快的速度蒸发。

新戏的女主给了别人，谈好的代言不见踪影，就连两天后的活动，主办方也借口位置不够，取消了我的名额。

短短半个月，我就从春风得意的一线资源咖，变成了曝光度为零，只能和新人争女 N 号的片场龙套。

之前因为钟衡的缘故，哪怕我演技差，导演的态度依旧很好。

但现在，随便哪一个镜头不满意，我都会被骂得狗血淋头。

那些在过去美好温床中被遗忘的表演课，就在日复一日的磨炼中，被我一点一点捡了回来。

与之一并涌上的，还有爱意消磨后，对钟衡的怨恨。

他亲手把我捧到了高处，然后抽身离去，亲眼看着我摔下来。

而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。

三年里，这个问题几乎成了我的心魔，让我在很多个深夜，辗转难眠地去猜去想，为什么？

三年前，他究竟为什么突然离开？

可是现在，我也不知道了。

彼时我已经靠自己一步步回到了当红一线，靠着实力和钟衡的新女友白采薇竞争同一个角色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导演更中意的是我。

钟衡找上门来，把我堵在片场化妆间：「角色让出来，你开个价吧。」

揪着他领带凑上去的那一刻，我心中浮现出的，只有一个再清晰不过的念头——

我也要丢掉他一次。

3

第二天醒来时，我躺在酒店的床上。

钟衡就在我身边沉沉睡着。

这三年几乎没在他脸上留下任何岁月的痕迹，那张脸哪怕睡着时，依旧深邃俊朗宛如雕塑。

我跳下床，从扔了满地的衣服里找出手机，才发现微信已经炸了。

经纪人静姐给我发来了一连串消息：「阮甜，你又和钟衡复合了？」

「你们还直接去酒店了??」

「你知道你和钟衡一起进酒店被拍到了吗？看到消息立刻回公司！」

我打开微博看了一眼，热搜还没炸，想来拍照的人没打算直接曝光，要的是钱。

这样也好，我手里的筹码会更多。

我支着酸软的腿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刚回过头，就对上一双目光沉静眼睛。

微微一怔，我顺势坐在旁边的沙发上，翘着赤裸的腿笑起来：

「钟先生醒了？昨晚我很满意，看来分开这三年，你也没疏于锻炼。」

「……阮甜。」

我不以为意，点了支烟，笑道：

「钟先生放心，我说话算话。那个角色是你小女朋友的了，我不要了。」

我故意在「说话算话」四个字上咬了重音，果然看到钟衡眼底闪过一丝隐痛。

从前他很喜欢对我说这四个字。

我撒着娇问他要代言、要角色的时候，他总会俯身堵住我的嘴，再慢条斯理地脱掉我的裙子。

然后在我意乱情迷时贴在我耳畔，轻声说：「甜甜，你放心，我说话算话。」

可他骗了我，让我误以为，我们之间有以后。

对上钟衡的目光，我笑得愈发放肆：

「钟先生，你摆出这副神情干什么？当初我用我的身体跟你交换资源，我都不觉得羞耻；怎么今天你用你的身体帮你的女人交换资源，你就觉得羞耻了吗？」

我故意把这段关系说得如此不堪，哪怕从前我投入了三年的真心。

说完后我就紧盯着钟衡的眼睛，想从他眼中看到更多。

可他黑沉沉的眸中一片冷静。

我向来是猜不透他的情绪的。

不管是从前，还是现在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免有些泄气，用力把手中的烟按灭在烟灰缸中。

再抬眼时，面前的钟衡沉默片刻，竟然说：「阮甜，我没有女朋友。」

呵。

我不信。

哪怕还没有官宣恋情，但钟衡与圈内当红女星白采薇的亲密关系，不少人都看在眼里。

我也不例外。

我嗤笑一声，不再理会钟衡，套好裙子，摸出手机给庄寒发信息，让他来接我。

庄寒来得很快，不到 20 分钟就开车到了楼下。

我戴好口罩和帽子，钟衡追着我一路下去，等看清庄寒的脸时，步履一顿，停在原地。

我拉开车门，正要坐进去，钟衡又扣住了我另一边手腕。

「阮甜。」他一字一句道，「你不能睡完就跑，你要对我负责。」

我转头笑盈盈地看着他：「钟先生，你还是想想，该怎么跟自己的未婚妻解释吧。」

钟衡指尖微微一颤，松了手。

我上了庄寒的车，一路绝尘而去。

车门一关上庄寒就问我：「你怎么又和钟衡搞到一起去了？」

我垂下眼，细细打量自己新做的指甲：「没什么，单纯睡了他一次而已。」

庄寒是我的前男友。

他和我一样，科班出身，却无背景，还在底层熬着跑龙套的时候，我提携了他一把。

庄寒的经纪人和我当初那位一样，很有眼色地把庄寒打包送到了我房间。

我盯着他身上那件半透明的白衬衫看了几秒，忽然笑出声来：

「我不勉强别人。如果你想的话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」

然后，我就和庄寒在一起了。

时间不长，只有三个月。

他是个合格的男朋友，体贴周到，人也好看，只是我们谁都没有对彼此动心。

也是那个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和钟衡的那三年过后，我再也没办法像从前一样，单纯地从一段关系中取暖，或者享受生理

欲望。

我去片场接庄寒，然后很平静地跟他提了分手。

他听完，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低下头应了一声。

4

我直接让庄寒把车开回了公司。

一碰面，静姐就把一叠照片甩到我面前。

一张张翻过去，大都是画质模糊不清的偷拍。

只有一张，画面很清楚，是钟衡挽着我的胳膊，以一种十分亲密的姿势走进了酒店。

我抬头问静姐：「他要多少？」

「两百万，带底片一起交。」

「哦。」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，随手把照片撕了，「行，这事我们不用管，电子版直接给钟衡发过去，让他出钱处理。」

他身边有白采薇，又怎么可能允许这种照片流出去。

哪怕钟衡再有钱，无缘无故掏 200 万出去，也还是会肉痛的吧？

但不知道是我的判断哪里出了问题。

当天晚上，我就在微博热搜看到了自己的名字。

「阮甜钟衡疑似破镜重圆」，后面还跟了个爆字。

点进去，下面一水儿的九宫格，正中间就是那张最清楚的背影。

我看着照片上的钟衡和自己，恍惚间几乎要生出某种时光倒流的错觉来。

我始终不知道，当初钟衡突然结束我们关系的原因是什么。

其实一开始，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也有了我和他会随时结束的心理准备。

可他又是那么频繁和温情地跟我提起以后。

就好像他也在他的未来里，容纳了一个我。

这话题在热搜上挂了一整夜，第二天才被各种杂七杂八的花边新闻压了下去。

静姐到处联系公关，好不容易才把舆论压下去。

我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，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，又把那句「你为什么让他把消息放出来」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。

没过几天，在新剧组的开机宴上，我竟然又看到了钟衡。

导演十分客气地介绍：「大家认识一下，这是昨天刚给剧组追加了六百万投资的钟总。」

我抬起头，看着面前西装革履的钟衡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脑中想起的却是那天晚上，他赤身躺在我身边，眼中被欲望的光填满的场景。

好像与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为数不多的失控，都是在床上。

钟衡看着我，温和又从容地微笑：「阮小姐，你好。」

演技真好。

一桌子混迹名利场已久的人，哪怕都看过我和钟衡的热搜，在他这样的态度暗示下，也装出一副客客气气的样子，没有半点失态。

开机宴结束后，我让助理小林先回去，自己一个人往电梯里走。

结果钟衡跟着我进了电梯。

按完楼层，我转头看着他：「钟先生也住九楼？」

「是。」

我点点头，不再说话，却在电梯门打开后忽然伸手，扣着他的手腕，一路拽进了我的房间。

钟衡被我扣着肩膀按在墙上，后背贴着冰凉的墙面。

我没有插房卡，房间里一片漆黑。

黑暗里，我找到钟衡的嘴唇，用力吻了上去。

开机宴上我们都喝了点酒，呼吸缠绕间亦有酒气蔓延。

他轻轻地叫了一声：「阿阮。」

我被这个称呼刺痛了。

从前那三年，钟衡只这么叫过我一次。

那一次是我喝醉了，又正好接了个讲原生家庭关系的剧本，醉醺醺地跟他讲起我的过去。

包括出轨的父亲，病态掌控我人生的母亲，和永远吃不饱饭的童年。

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，钟衡安静地听完，把我搂在怀里，贴着我的脸颊，轻轻叫了一声：「阿阮。」

后来我无数次回想，大概就是在那一瞬间，我对钟衡动了心吧。

我后退一步，把房卡插好，按亮顶灯开关。

骤然亮起的灯光里，我看到面前的钟衡。

哪怕唇边还有我蹭上去的口红印，领带也被我拽得一片狼藉，可他的神情看上去，依旧如从前般镇定自若。

反倒是我——我从他瞳孔中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倒影，凌乱的碎发贴在额边，亮晶晶的眼影也被蹭花。

因为情绪失控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。

我咬牙道：「不要这么叫我。」

钟衡目光轻轻顿住。

「阮甜。」

他凝视着我的眼睛：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」

5

重新开始。

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好像是再轻易不过的事情。

我努力让自己恢复冷静，扯了扯唇角：

「钟先生，如果你非要和我保持之前的关系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总得拿出点新的筹码来——从前的那些，我现在都瞧不上了。」

钟衡定定地看着我：「你要什么？」

我弯着眼睛，笑得愈发灿烂：「我还没有高奢代言呢。」

离开钟衡的这三年，我从一无所有的底层爬上来，有了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代表作，也拿了两个含金量不低的奖项，算是在圈子里彻底站稳了脚步。

但商业资源上，终究比不过背景雄厚的其他人。

钟衡的动作很快，第二周就找人联系我，说他帮我联系到一个珠宝代言，晚上去见一面。

等我出了片场，就看到钟衡开着车等在门口。

我拉开车门，很干脆地坐了进去。

「今天我们去谈的是非雨珠宝的合作。」钟衡一边开车一边说，「国内新兴的一线珠宝品牌，你要是不喜欢，还可以换别的。」

通宵拍夜戏熬得我眼睛通红，拆了个蒸汽眼罩挂上，懒洋洋道：「钟先生费心了。」

「你喜欢就好。」

热气铺上眼睛，舒服得我喟叹出声：「喜欢啊，我当然喜欢——能赚钱的东西，我都喜欢。」

六年前，我刚和钟衡在一起的时候，他问我想要什么。

那时我们刚从一场情欲的浪潮中退出，我支着下巴，眼睛亮亮地看着他：

「钟先生，我想要很多很多代言，想要一番女主，我想爬到所有人都仰视的地方。」

钟衡没有骂我痴心妄想，只是低笑两声，伸手摸了摸我汗湿的头发：「好，满足你。」

现在想来，从一开始，我就从来没在钟衡面前掩饰过我的欲望和野心。

剧组杀青宴那天，钟衡也在。

导演喝了点酒，醉醺醺地凑过来：「阮……阮甜，你这三年，演技可进步太多了。」

当初钟衡和我了断后，静姐带着我求了一圈，唯一肯让我演个小龙套试戏的，就是这位严导。

温水煮蛙，人在顺境中总是会习惯性怠惰。

那三年接连不断的资源，让我把表演课学到的东西忘了个干净。

磕磕绊绊地演到最后，旁人都眉头紧皱，但严导还是给了我一个机会。

他说：「阮甜，你眼睛里有股狠劲，是我需要的。」

回忆侵袭，我举起酒杯，难得真心实意地说了一句：「多谢严导抬举。」

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，目光转了一圈，落在钟衡身上，忽然说道：

「其实……你应该感谢钟先生。」

感谢钟衡？

我甜甜地笑：「是呢。如果不是钟先生，想必我也不会有今天。」

钟衡垂下眼，收回了目光。

杀青宴结束，大家都喝得半醉不醒，干脆由助理接回了家。

小林来接我的时候，钟衡就跟在我后面，她迟疑地看了一眼：「这……」

我笑盈盈地说：「钟先生和我们一起回家。」

车在市中心的公寓楼下停住，我与小林告别，拎着包摇摇晃晃往电梯走，结果门刚关上，腿一软倒进了钟衡怀里。

他扣着我的腰轻轻一揽，让我整个人倚在他肩上。

开了门挤进玄关后，我一把将钟衡压在墙上。

他喝得不多，身上只有淡淡的酒气，领带还系得一丝不苟。

我故意扯乱他的领带，指腹轻轻摩挲着他的喉结。

他喉结滚动两下，尔后一把抓住我蓄意作乱的手。

「钟衡。」

「我在。」

「三年前，你到底为什么突然和我分手？」

我仰起脸看着他。

许是醉意浸染，我终于没忍住，把这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问了出来。

钟衡不回答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他的目光里好像掺了碎冰，从我的血肉和脉络，一点一点扎了进去。

我忽然意兴阑珊，松开他的领子，淡淡道：「算了，那不重要。」

只是才退了一步就被钟衡抓住手腕，一个踉跄，又重新摔进了他怀里。

因酒意而攀升的体温透过薄薄的衣料传递出来。

那一瞬间，我脑中只剩下一个再清晰不过的念头——

绝佳的好机会。

我把脸颊贴上去，低声道：「你想再试一次吗，钟先生？」

气氛酝酿得正好。

钟衡摘下被我扯乱的领带，取下眼镜，修长的手指覆上我的手背，将我按在窗边柔软的沙发上。

玻璃外是万家灯火，星星点点地映在我眼底。

钟衡吻着我的耳畔，一声又一声地叫：「阮甜。」

「阮甜。」

他难得这样失控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把脸埋在他胸前，轻声道：「钟衡……别再离开我了。这三年，我好想你啊。」

这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和忐忑，仿佛酒意与欲望催化下，终于显露出的心事一角。

但在钟衡看不见的地方，我眼中醉意褪去，只留一片冷凝，万分清醒。

离开他的这三年，我早就把演技磨炼得足够出色。

钟衡不知道。

他只是手在我背后轻轻一顿，然后很用力地把我揽进了怀里。

「我不会再走了。」

这声音认真又严肃，仿佛一个庄重的承诺。

三年前的无数个夜晚，他也曾在情动不已的时候，这样跟我许诺过。

我扯了扯唇角，勾起一抹嘲讽至极的笑。

——骗子。

6

我和钟衡就这样，恢复了从前的关系。

他开始频繁地和我出入各种公开场合，也丝毫不惧记者的拍摄。

之前那条破镜重圆的热搜又被翻出来，把我的热度炒了上去。

这么多年，钟衡身边唯一公开过的女朋友就是我，这下消息出来，虽然骂我的人不少，但嗑 cp 的，同样不在少数。

不久之后，我在一次活动现场，见到了白采薇。

上次见面还是在试镜片场，我只远远地看过她一眼。

这次隔得近，我才发觉她有一双沉静如水的眼眸，被聚光灯照得像是星星。

她微笑着跟我打招呼：「你好，阮小姐。」

钟衡就站在我身后，可她目光扫过，无波无澜，只微微点了下头算作打过招呼，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盯着她的背影愣了两秒，身后就传来钟衡的声音：「我说过，我没有女朋友。」

我猛地转过身看着他：「那天你让我把角色让出来，又是怎么回事？」

钟衡眼中破天荒地闪过一丝狼狈。

他偏过头，低声道：「秦导来了，我带你去打个招呼。」

我原本是该发脾气，或者借机刺他两句的。

可他挽着我的胳膊一步步走向聚光灯下时，温热穿过布料贴在我手臂上，我千疮百孔的心脏好像也在一点点被填平。

我忽然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

有钟衡在场，我跟秦导相谈甚欢，并借机顺利敲定一档国民一线综艺的合作。

录制那天，钟衡亲自开车送我。

从前这种情况，他一般都是喊助理小杜送我过去的。

我提着裙摆钻进车里，从小林手中接过流程台本，一目十行地往下看。

钟衡把手搭在方向盘上，问我：

「昨天我让小杜送过去的东西，你还喜欢吗？本来想亲自送过去的，但公司那边临时有个会议。」

我顿了顿，抬起头来，神态自若地微笑：「喜欢啊。」

其实小杜送来的那一堆礼物盒还被我丢在公寓里，拆都没拆开。

之前钟衡也总是让小杜过来送东西，珠宝、车钥匙、包包……还有他想看我穿的，那些衣服。

我每一次都会温柔有礼地谢过小杜，再特意把东西留到钟衡过来的时候，拆给他看，在他面前扮演欣喜又乖顺的小姑娘。

钟衡眼神微微一黯，但没再说什么，只是转过头去，默默开车。

但我没想到，节目组除我之外，竟然还请来了庄寒。

目光相撞的第一眼钟衡就抿了抿唇，下意识扣住我手腕，扯着我靠在他身边。

庄寒穿得花里胡哨，脑袋上扣了顶棒球帽，耳朵上还挂着亮晶晶的耳坠，满身的青春气息快要溢出来似的。

他一见我就热情洋溢地挥手：「甜甜！」

我看了看他，再望向身旁似乎很冷静的钟衡，忽然有些想笑。

我跟庄寒是有合作过两部戏的，虽然那时他咖位不够，戏份很少，但我们的互动不算少，之前谈过的那一段，圈子里也有不少知情人。

因此综艺录制期间，主持人有好几次想把话题往暧昧的方向引。

我微笑着不接话茬，庄寒则惯例插科打诨，四两拨千斤地把问题推回去。

到最后，主持人只能半真半假地感慨：

「不愧是合作过好几次的，二位的默契实在令人羡慕。」

我拿手卡遮住脸，微微勾了下唇角，没有作声。

录制结束，天已经黑了，外面气温骤降。

等化妆师给我卸了妆，小林才发现，她没给我带外套。

她迟疑地看着我：「不然……我去隔壁找庄先生他们借一件吧？」

话音未落，一件带着体温的西装外套就落在了我臂弯上。

钟衡微微垂下眼：「不用，穿我的吧。」

我挑着唇角笑起来：「好啊。」

钟衡有轻微洁癖，外套上除了淡淡的冷冽香气，连烟草味都没有——哪怕他常抽烟。

我把那件外套披在身上，忽然记起来，这香味是银色山泉，我之前送给他的第一瓶香水。

脱掉外套后，钟衡身上只剩下一件白衬衣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，衬出漂亮的肌肉线条。

他又习惯性站得笔直，越发显得身材高大挺拔。

钟衡已经三十五岁了。

可岁月似乎格外优待他，以至于除去越发稳重冷静的性格，几乎没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。

我打量钟衡片刻，伸出手挽住他的手臂：「走吧。」

出门的时候，夜风微凉，我裹着钟衡的外套，低头穿过影棚外绿植丛生的长廊，在灯光一闪时骤然停下脚步，抬眼往角落看去。

有人在偷拍。

钟衡挽着我的手臂微微一紧：「我让小杜去处理。」

我把手臂抽出来，伸了个懒腰，慵懒道：「不用，随他去吧。」

我们到停车场的时候，庄寒已经提前走了。

小林和静姐开保姆车走，我缩进钟衡的副驾，划着手机看庄寒发来的微信消息。

「甜甜，我先走了。今天的表现还可以吧？」

我笑了笑，打字回他：「演技进步不少。」

「什么啊，我是真心实意的好不好！」

就这么你来我往地聊了不少，直到钟衡忽然刹车，我才抬起目光。

「到家了。」

钟衡淡淡地说。

回去后他说还有些工作要处理，抱着笔记本进了书房。

我洗了个澡，松松垮垮地挂了件浴袍出来，从冰箱里翻出一瓶龙舌兰，调了两杯酒，又丢进两颗冰球，然后去书房找钟衡。

钟衡有很轻微的近视，但只有工作时才会戴上眼镜，气质愈发显得禁欲。

我垮着浴袍靠在他身边，晃着酒杯看向电脑屏幕。

不论从前还是现在，钟衡工作时是从来不避着我的。

有时我也会好奇，他究竟是太信任我，还是根本就不觉得我能对他的公司造成任何影响。

从前我沦陷在他编织的未来构想中，错觉是前者。

但现在我很清楚，大概率是因为后者。

杯中的冰球化了大半，钟衡还盯着屏幕上细细密密的数字看，像是要看出花儿来。

我等得不耐烦了，一点一点把手伸过去，暧昧地摸索着他的腕骨。

钟衡却忽然抽回了手。

我动作一顿。

「钟衡，你在生气？」我眨了眨眼睛，忽然笑起来，「总不会是因为庄寒吧？」

7

他抿了抿唇，不说话，只是眼底的光愈发深沉。

我微微俯下身，一点点凑近钟衡的脸。

这个动作让我身上的浴袍滑落，露出赤裸的肩头。

距离过近，呼吸交缠，钟衡看了我片刻，忽然扣着我的下巴吻了上来。

其实他向来不多话。

之前有一次在剧组，和我拍吻戏的男演员故意 NG 了好几次，在我嘴唇上蹭来蹭去地占便宜。

我要躲开，他就跟导演嚷嚷：「阮甜老是躲，这戏怎么拍啊？」

等摄影机关掉，他立刻又换了副嘴脸，不屑道：「你这张嘴不知道亲过多少男人，我还嫌脏呢。」

我歪着脑袋看他：「那你蹭来蹭去，是很想和男人间接接个吻吗？」

他抬手要打我，被正好来探班的钟衡一把抓住手腕。

第二天，剧组就换了个男主角。

现在想来，过去那三年，钟衡的确把我保护得很好。

唇上传来轻微的刺痛，我回过神来，对上钟衡近在咫尺的目光。

在这样过近的距离下，他的眼神被情欲填充，不再掩饰其中暗藏的侵略性，像是宣誓主权的猛兽。

「阿阮。」他抬手覆在我眼睛上，低声道，「专心一点，这种时候你还在想谁？」

我咬住嘴唇，闭上眼睛，任由自己沉沦。

再睁开眼睛时，我仰头望去，钟衡身上的衬衫竟然还穿得端正，如果不是领带方才被我扯乱，看上去就像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。

看起来十分禁欲，又格外诱人。

钟衡俯身，在我额头印下一个吻：「睡吧。」

他起身，去书房重新取了电脑过来。

一片沉暗的房间里，只有屏幕的光莹莹亮起，还有偶尔敲动键盘的轻微声响。

这一夜，我睡得格外熟。

后面几天，静姐帮我接了个新剧本。

一部大投资大制作的科幻片，我的角色，是一个被打了针剂所以疯狂又极端的女科学家。

为了揣摩角色，我那几天干脆住在了片场附近，没有回家。

正好钟衡也有事。

据说有个小公司的创始人找到他，想谈一笔合同。

原本钟衡是要拒绝的，可他那个向来受宠的侄子钟以年专程来求，钟衡也就应了，说先看看方案，再做决断。

我的戏份不多，拍了几天就结束。

杀青那天，钟衡有个饭局，让钟以年过来接我。

那是个长得很高的男孩子，眉眼与钟衡有三分相似，只是更青春年少一些。

他把车停在路边，去便利店买了些东西，回来的时候，我眼尖地看到袋子里放着一盒冈本。

我挑挑眉：「有女朋友了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钟以年支支吾吾了半天，避开我的目光，「……叔叔让我帮忙买的。」

呵，竟然是钟衡。

我嗤笑一声，把盒子取出来，顺手塞进钟以年口袋里：「你留着吧，我家多的是。」

之前听钟衡说过，他侄子今年刚满 21 岁，还在上大学，连恋爱都没谈过。

我刚把东西放进他口袋里，他的脸就迅速红了起来。

「还有，我要喝这个。」我从钟以年那拿走那瓶冰可乐，把热的红茶留给了他，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，「开车吧。」

钟以年也就真的不再作声，默默开车。

我一边喝可乐，一边用余光打量他的侧脸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仿佛能透过他明澈的眼睛，窥见钟衡当年的模样。

关于钟衡的事，六年前我就了解过一些。

他出身钟鸣鼎食之家，却只靠自己创建了现如今的公司，又立足文娱圈进行投资。

因为眼光奇准，不出三年，身价就翻了倍地往上涨。

我遇到钟衡的那一年，已经是他锋芒毕露的时候。

大概也是因为这个，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透过他。

车在酒店楼下停住，我忽然意兴阑珊：

「算了，你上去吧，我不想去那种场合。我开你的车去兜两圈风，等下让钟衡的司机送你回去，好不好？」

钟以年同意了。

他离开后，我开车往外走，路过门口的时候，和一个穿酒红色长裙的漂亮姑娘擦肩而过。

车窗半开着，她身后那男人说话的声音飘进来：「妙妙，等会儿你先敬钟总两杯，然后再……」

我的心情愈发沉郁，我干脆把车开到了附近一家酒吧，戴好口罩和帽子，听那里的大学生乐队扯着嗓子唱歌，老王乐队的《我还年轻，我还年轻》。

我思绪不由微微恍惚。

大学那会儿我也跟音乐系的几个同学玩过一段时间乐队，抱着吉他，拿起麦就能唱两句，甚至在校庆活动上，酣畅淋漓地表演过一次。

那是我最肆意的一段青春时光，可惜后来进了这个圈子，只能学着寸寸收敛锋芒。

酒喝到一半，胃部忽然涌上一股剧烈的疼痛。

我捂着胃俯下身去，给小林打电话，让她把我送进了医院。

检查做完，医生很快得出诊断结果，急性胃出血。

在片场熬了三年，因为饮食经常不规律，我本来就有慢性胃病。

这几天为了模拟出女科学家身在末世资源短缺的状态，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，再加上刚喝了冰可乐又喝了酒，病情就越发严重。

医生建议我做溃疡修复手术，麻药扎进来，我很快就没了知觉。

再睁开眼，已经在病房内挂水。

目光微微一转，就看到了坐在床边，神情严肃的钟衡。

几乎是在我睁眼的同一时间，他就察觉到我醒了，伸手替我掖了掖被子，低声问：「还好吗？」

我歪着脑袋看他，扯扯唇角笑道：「我还以为你今晚有事，没空联系我呢。」

钟衡轻轻皱起眉头：「你在说什么？」

他的表情看上去，好像是全然的疑惑不解。

冰凉的药水一滴滴落进血管，那股冷从手背蔓延到全身。

我尽量让自己忽略心脏深处传来的刺痛，笑着问：

「那个酒红裙子的姑娘，她敬的酒不好喝吗？」

8

其实，以钟衡的身份和地位，我早就想过，他身边可能不止我一个。

从前是交易，是我在仰视他，我管不了，也就当不知道。

本以为经过这人情冷暖的三年，我已经被锻炼得百毒不侵。

可当人真真切切地出现在眼前时，我发现自己还是会抑制不住地失落。

钟衡愣了一下，好像才反应过来，忽然伸手，抓住了我没扎针的另一边手腕，眼中闪过一丝怒意。

「阮甜，你到底是怎么想我的？」他沉声道，「那是小年的心上人！如果不是因为小年，我根本不会去——你以为我是那种别人送个漂亮女孩过来，我就照单全收的人吗？」

钟以年的……心上人？

可是，为什么会被送到钟衡的酒局上？

我一时没能捋清当中的关系，但知道是我误会了，抿了抿唇，轻声道歉：「对不起。」

钟衡的神情一下就软了下来。

他温热而干燥的手指一路往上，擦掉我额头的冷汗，轻声道：「你睡吧，我替你看着药。」

「不用。」我拒绝道，「有小林在，你还是回家休息吧。」

「我让她回去了。」钟衡淡淡道，「一个人待着，或者我陪你，你自己选吧。」

我咬着牙把脏话吞回去，恶狠狠道：「你想待在这儿就待吧。」

他微微勾起唇角，俯身亲了亲我的鼻尖：「睡吧。」

后面几天，我住院观察，钟衡也一直待在医院里，忙前忙后地跑，比小林还尽心。

大概是人生病的时候会下意识心软又感性，看到这样的钟衡时，我总是不可避免地想起从前。

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会照顾别人的人，我也不是，但那三年我待在他身边，还是渐渐学会了怎么做饭，怎么调酒，无比了解钟衡的口味和偏好，穿他喜欢的裙子。

甚至能在睡得正熟却嗅到酒气时，迷迷糊糊地爬起来，给他冲一杯解酒的蜂蜜水。

但现在，一切都颠倒过来。

被照顾的人成了我，而钟衡成了事无巨细照顾我的人。

就连刚谈了恋爱的小林，也忍不住艳羡地偷偷跟我说：「阮甜姐，钟先生对您真的很好诶。」

那时钟衡正跟着护士去药房拿我下午要输液的药，人不在，但处处都是他留下的痕迹。

打扫得格外干净的病房，床头花瓶里插着新鲜的百合，玻璃盘里还放着切成片的香蕉和猕猴桃——

那是我亲眼看着他问过医生我能吃什么水果后去外面买回来，又细心切好的。

以至于我几乎要生出某种错觉，以为我和钟衡，不过是世间再普通不过的一对情侣。

没有曾经的包养和交易，没有他许诺后又忽然终止的未来，没有被我刻意压在心底的隐秘心事。

钟衡带着护士回来的时候，我还陷在回忆里，等回过神，就听见他让小林先离开。

护士扎完针就走了，钟衡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，问我：「在想什么？」

「在想……三年前。」我顿了一下，还是伸出手去，把针孔青肿的手展在他眼前，「那天我做了很漂亮的指甲，本来是想给你看的，可惜一见面你就跟我说，『我们结束吧』。」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尽量让自己语气平静。但钟衡还是愣在原地，眼中闪过几分罕见的失措和狼狈。

这是我第二次在钟衡面前提到那天的事，或许从心底深处，我还是很想知道他当时忽然结束我们关系的原因。

但自始至终，钟衡都没有回答过我。

气氛微微凝滞的时候，有人敲门。

我抬眼看去，正好看到庄寒拎着果篮，抱着花走进来。

钟衡的眼神一下就冷了，庄寒就跟没看到似的，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，又满脸愧疚地跟我道歉：「对不起甜甜，你手术那天

我还在云南拍戏，今早刚坐飞机赶回来的。你还好吗？」

他目光扫过我手背发青的针孔，眼神里多了几分难过：「疼吗？」

「还好。」

认识时间久了，我已经习惯庄寒这种不加掩饰的热情。

但显然钟衡是不习惯的。

他坐在旁边听了一会儿，似乎忍无可忍地站起身来，淡淡道：「我去抽根烟。」

庄寒露出得逞的笑容。

钟衡走后，他才跟我说起自己这些天的际遇。

大概就是一位名导看中了他，邀请他去试镜，一部大制作的双男主之一。

我只给庄寒搭了座桥，后面如何攀登，他全靠自己。

我真心实意地夸他：「你比我当初强。」

庄寒眼神一闪，神情忽然微微黯淡下来：

「别这么说……我觉得如果你当时遇到的是另一个为你搭桥铺路的人，而不是那个钟衡，你会做得比我更出色。」
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庄寒只待了不到半小时，就接到经纪人的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公司。

他离开后，又过了很久，钟衡才走进来。

他紧抿着嘴唇，神情看起来并不愉快。

9

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才出院。

出院那天，钟衡开车送我回家，却在半路接到一个电话。

他皱着眉头听了片刻，然后淡淡道：「好，我现在就回去。」

我转头望着他：「公司有事吗？」

钟衡微微点头。

「那你过去吧，把我放在路边就行，我打电话叫小林来接我。」

「不用。」

钟衡还是开车把我送到了楼下才折返，我盯着那辆车消失在视线内，这才拎着东西摇摇晃晃地上楼。

刚到家，静姐就打来了电话，说我母校外宣部的部长联系到她，希望能请我回学校做个演讲，激励这一届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们。

我听得有些好笑：「他们怎么会想到请我？」

静姐沉默了一下：「毕竟你现在是一线了，影后压身，又有不少代表作，算得上实力演员了。他们要请你回去，也没什么奇怪的。」

是吗？

我还记得当初我跟着钟衡那段时间，骂我最凶的也是这群学弟学妹。

那会儿我上某综艺的热搜出来后，被点赞到最高的一条热评赫然写着：

「野鸡就别装影视学院的学生了，我们不认！」

下午静姐过来接我，开车回了学校。

大礼堂的灯光照下来，面前簇拥的花束被照得格外好看。

而我站在那里，讲不被虚荣迷了眼，讲实力和演技的重要性，全场掌声雷动。

结束后我跟静姐笑道：「我还以为会有哪个勇敢的学生冲上来骂我，『你也配说这种话』——」

静姐平静道：「快毕业的学生大多已经接触过圈子了，他们知道谁惹不起。」

从大礼堂出来，我们又去了趟院长办公室。

他客气地笑着跟我追忆了一会儿往昔，又拿出当年我在学校时留下的相册。

我眼尖地看到几张，是我们上专业课，还有我之前在校庆上唱歌时的照片。

客观来说，我长着一张娇美得有些甜腻的脸，但当时眉眼间的桀骜不驯，冲淡了那种甜，反而显得更加肆意和从容。

但那已经是七年前的我，是回不去的青春时光。

我看得有些出神，等回过神来，笑着问院长能不能把照片给我。

他答应下来，又感慨般说道：

「其实这是后来洗出来的照片了。当初最先放在相册里的几张，被一个想跟您合作的品牌负责人拿走了。」

我没想到还有这一茬，抬眼看过去：「什么时候的事？」

院长努力回忆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些不确定地说：「差不多三年前。那位先生，好像是姓……钟吧？」

我一时愣住。

钟衡?

他之前还来过我学校，要走了我的照片?

他想干什么?

心头疑惑万千，我没表现出来，只是笑着抽走了照片，又很配合地跟院长录了一段鼓励校友的视频，这才起身告辞。

回家的时候，我发现钟衡的车竟然停在楼下，过去敲了敲车窗。

结果钟衡下车的时候，手里竟然拎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箱。

「为了你的身体健康着想，我希望能搬来和你一起住。」钟衡凝视着我的眼睛，「像之前这种长期胃病导致的胃出血情况，不能再出现第二次了。」

我沉默片刻，眯着眼睛笑道：「好啊。」

钟衡就这样搬进了我家。

三年前我住在这里的时候，他只会偶尔过来住两天。

那时我曾经很委婉地问过他，要不要住在一起，这样我照顾他会更方便一些。

情欲的浪潮刚刚褪去，钟衡一下一下摸着我的头发，轻声道：

「阮甜，你是聪明人，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提了。」

这是警告了。

我心尖发颤，但仍然乖巧地垂下眼，软软地应声：「好的，钟先生。」

那时候的我多卑微，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三年后，钟衡会主动拎着行李箱站在我面前，告诉我，他要和我同居。

搬进来的第二天，钟衡就把我冰箱里各式各样的酒整理打包，丢进了储物间，又带着我去了趟超市，用各种新鲜食材塞满了冰箱。

和钟衡一起逛超市，这是我从前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，可它真真切切地发生后，我只觉得难过。

为曾经的阮甜难过。

我故意从货架上扫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零食丢进购物车，钟衡也没有生气，只是从容不迫地推着车，把东西一件一件归回原位。

等他推着只剩一瓶牛奶的空车朝我走回来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无趣极了。

只要我不在剧组，回家就是钟衡下厨。

我惊讶于分别的这三年，钟衡竟然学会了厨艺。

他却神态自若地做好了三菜一汤，招呼我过去吃。

菜色很简单，但也的确是我喜欢的。

曾经我趴在他肩头，醉醺醺地讲母亲过去是如何病态地操控我的人生——因为「有营养」，不喜欢的胡萝卜要吃满满一碗；因为「要节制」，所以我最喜欢的鸡翅只能吃两只。

「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，就是以后成为大明星，赚很多很多钱，买吃都吃不完的鸡翅。」

在看到盘子里金黄的烤翅时，过去的回忆忽然滚滚袭来。

我捏紧筷子，在桌边坐了下来。

钟衡的厨艺很好，是那种与他身份不符的、令我惊诧的好。

我咽下一口小米粥，笑道：「分别这三年，钟先生倒是变得更贤惠了。」

他完全不介意我用这个词形容他，神态自若地把最后一块鸡翅放在我面前的小碟里：「喜欢就多吃点。」

我忽然就有些泄气。

其实我能察觉到，从我住院那天开始，和钟衡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最初我是带着不甘和怨恨接近他，想让他像当初的我一样，心动沦陷后再被丢下一回。

可钟衡不动声色，保持着他惯有的冷静和理智，一点一点，又把我拖进了回忆的漩涡里。

他好像总有这样的本领。

10

吃过饭，钟衡把碗筷放进洗碗机，等洗好后又拿出来一一擦干，放进消毒柜里。

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始终有条不紊，甚至优雅得像在处理什么公司决策。

我靠在门框上看了一会儿就回了卧室，把前段时间从学校里拿回来的照片翻出来，挑了张我最喜欢的装进相框，放在了书架上。

那是大三校庆典礼上的我，扎双马尾，穿 JK 制服，抱着电吉他站在舞台上，妆容并不精致，可看上去无所畏惧。

我盯着那张照片出神地看了一会儿，直到钟衡走进来。

目光扫过去，他步履顿住。

我说不清那一瞬间，从钟衡眼中涌起的情绪到底是什么。

他只是走过来，从书架上拿起相框端详了片刻，然后说：「和你现在一模一样。」

我惊异于钟衡睁眼说瞎话的本领，勾着唇角道：

「钟先生，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 20，现在已经 27 了。」

说完我才想起钟衡比我大 8 岁，35 岁对男人来说也是个小的年纪了。

可他似乎毫不介意，只是点头，淡淡道：「水果切好放在桌子上了，温一会儿再吃。」

钟衡在这住了两个月，我被迫养成了十分健康的生活习惯，也没有再喝过酒。

静姐甚至专程提起这事，说能有个人管管我也是好的。

晚上钟衡去洗澡，我坐在床边看剧本，他的手机忽然响起来。

接通后，那边传来一道十分温柔的女声：「钟先生您好，我是伏月。」

我没说话。

那女声又接着道：「明天下午您有空吗？我想请您吃个饭。」

我玩味道：「钟先生现在在洗澡，可能不太有空。不然我等下让他给你打过去？」

那姑娘显然没想到是我接的电话，有些惊慌地说了句抱歉，飞快地挂了电话。

我嗤笑一声，转过身，就看到穿着睡衣的钟衡真站在门口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片刻后，他说：「我需要澄清。」

我挑眉：「没事，你说吧，我听你狡辩。」

他揉了揉眉心，眼神里带了几分无奈：

「这是小年惹的麻烦。他那个女朋友有个哥哥，这是他未婚妻，得陇望蜀，想攀高枝。小年让我应付一下，帮他收集点证据。」

钟衡的侄子钟以年一向受他宠爱，这我是知道的，但没想到事情的渊源竟然如此……幼稚。

想到那天那个酒红裙子的姑娘，我问：「钟以年的女朋友叫妙妙？」

「姜妙。」

原来是这样。

我把手机递过去：「反正你洗完澡了，要不要打过去？人家姑娘还在等呢。」

「我只是帮小年收集证据，不会真的和她去吃饭。」

我似笑非笑：「嗯，钟先生真是个好男人。」

「阮甜。」

钟衡低低地叫了声我的名字，语气里暗含警告。

我不以为意地笑了一下，起身往浴室走去：「我去洗澡。」

后面几天钟衡一直很忙，我问过一次，听他说在处理收购姜妙那位哥哥公司的事情，忽然就对那姑娘起了好奇心。

而我也真的很快见到了她本人。

那天节目录了一个通宵，到第二天早上才结束。

我还留着节目组造型师扎的双马尾，想到钟衡那天的话，一时兴起，干脆让小林把车开到他公司，然后在地下停车场给他打电话：「钟先生，可以下来接一下我吗？」

钟衡来得很快，看到我时还有一瞬间的愣怔。

我跳下车，挽住他胳膊，娇娇地笑：「我们上去吧。」

钟衡的办公室在 19 楼，面积不小，又铺着厚厚的地毯。

我把门关上，转头看着他：「隔音好吗？」

「很好。」

钟衡话音未落，我就揪着他的领带吻了上去。

淡淡的酒气蔓延，钟衡在我唇上含糊不清地问：「你又喝酒了？」

「节目录制需要，喝了一点……」我轻声呢喃，学着他的口吻，「钟衡，这种时候要专心一点。」

他动作一顿，微微离开了一点，然后捉着我的下巴，更用力地吻了上来。

一直到办公室的电话响起，这个绵长而湿润的吻才被迫中止。

「钟总，广告部门的姜经理提了离职。」

钟衡动作一顿：「让她来跟我谈。」

我轻轻喘着气地整理好裙子，转头问钟衡：「茶水间有咖啡吗？」

「有。」钟衡轻轻皱了下眉，「别空腹喝咖啡了，对胃不好。我让小杜带你下楼吃个早饭，然后直接送你回去。」

我出门的时候，正好与姜妙擦肩而过。

她看上去与两个月前孤注一掷的死气截然不同，眼睛里已经有了萌发的生机。

11

晚上回家，静姐通知我，国内最有分量的「野草」奖项组发来了入围通知。去年我出演一番女主的一部片子，被提名了影后。

与我一起入围的还有四名女演员，除去廖婷之外，都是资历已深的前辈。

我与廖婷积怨已久。

当初一同参加试镜的几部电影，她都没能从我手中抢走角色，因此向来看不惯我。

静姐打来电话，说组委会那边有人跟她说，我最后获奖的机会是最大的。

我轻笑一声：「那可未必。」

廖婷背后的金主叫梁金洛，是个导二代，靠着父亲辉煌的履历作威作福了十多年，却连一部称得上佳作的片子都没拍出来。

当初钟衡离开我之后，他曾经找上门来，被我拒绝后还放话要封杀我。

后来不知怎么的，我没有被封杀，他又转移目标，看上了廖婷。

果然，入围消息出来的第二天，网上就曝出了我和钟衡的关系。

这一次配图更多，除去之前的酒店之外，还有不少之后偷拍的照片。

之前静姐好不容易摆平的舆论卷土重来，只是这一次，说的不是「破镜重圆」。

而是我被钟衡抛弃后心有不甘，死缠烂打，好不容易又勾搭上了他，插足了他和白采薇的恋情，还攀着他的关系入围了野草的影后。

有人剪了我做资源咖那三年演技最烂的三分钟镜头，带上话题发微博：「人工智能也配入围野草影后吗？」

其实这些都在我预料之内。

真正击溃我的，是后来曝光的一小段视频。

那应该是钟衡和我分手前不久。那天晚上他喝醉了，我照例开车去接他，因为钟衡说不舒服，就把车停在路边，打开车窗让他透气。

他靠着椅背，揉着眉心闭上眼睛，我终于转过头，目光中渐渐显露出卑微又小心翼翼的爱慕。

而钟衡甚至没有看我一眼。

那是我那三年，在朝夕相处中最隐秘不可说的心事。

一瞬间，我好像又变回了钟衡刚离开我那天，那个一无所有的阮甜。

那天晚上，钟衡没有回来。

我一个人在阳台抽完了一整包烟，然后给他发消息：「钟衡，我们结束吧。」

曾经我想象过很多次自己说出这句话的场景，一定要像钟衡当初那样，干脆果断，说完就利落转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
可在这样狼狈的舆论浪潮中发出来，更像是一场迫不及待的逃离。

或者说认输。

钟衡并没有回我消息，我却在第二天颁奖典礼的贵宾席上看到了他。

「第四十七届野草奖最佳女主角——《风中沙砾》阮甜。」

一直到主持人念出我的名字，我都没有缓过神来。

野草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、也是最有分量的奖项，除去实力外，向来也很注重演员的风评。

这几天，关于我的舆论来势汹汹，哪怕静姐再努力，还是没能完全压下四起的流言，以至于我早就在心中默认，自己和这届影后没什么关系。

聚光灯打过来，我站起身，目光下意识落在钟衡身上。

他一贯冷静又淡然的眼神看过来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那里面竟然泛出丝丝缕缕水波般的温柔。

颁奖、获奖感言、典礼结束……

钟衡第一时间走向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握住我的手。

我垂下眼问道：「我获奖这件事，和你有关吗？」

「有一点吧。但我只是让他们按照原先的结果来，不要被舆论影响就够了。所以阮甜，这就是你靠实力拿到的影后，是你应得的。」他低声说，「等下有记者发布会，我们一起去。」

钟衡是个情绪内敛的人，哪怕再熟悉他的人，也时常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。

所以那三年，我一直在很小心地揣摩他的心思，生怕他哪一天就腻了倦了我。

可竟然是这样的钟衡，牵着我的手在聚光灯下，向镜头一一澄清热搜上纷扰的舆论。

「从一开始，我和阮甜就是正常的恋爱关系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她是我的女朋友，中间分开的三年，是在闹矛盾。至于我和白小姐，我们两家是世交，我们也只是普通朋友——这一点，白小姐刚才也已经说明了。」

「演技方面，过去的阮甜的确有所欠缺，但野草奖的组委会一向公平公开，相信也是阮甜在后来作品中的演技打动了他们，才会有之前的提名和今天的获奖。我并不觉得她配不上——」

我从钟衡手中接过话筒，环视四周。

「这个奖，我就是拿得堂堂正正。如果谁对结果有异议，大可以跟组委会的人提出。还有，论演技就是论演技，总把私生活拿出来谈事，未免也对自己的专业水平太没自信了点。」

不等记者再追问，我牵着钟衡的手就往出走，一直到坐进车里，我才发现我的手心全是冷汗。

「阿阮。」

钟衡低沉好听的声音传进耳中，我猛地转过头瞪着他：「我发给你的消息，你没收到吗？」

「收到了。」他微微停顿了一下，「但我不认可。」

「钟衡，这由不得你。」我冷冷地说，「现在是我单方面通知你，我们结束了。还有之前那段时间，我说我舍不得你，希望你不要离开，都是——」

「都是在演戏，对不对？」

钟衡忽然接话，我猝不及防下被他打断，后面原本气势汹汹的话，一下子就吞了回去。

他叹息了一声：「阿阮，我早就知道，可我愿意陪着你演。」

宛如巨大的雷鸣声在脑中响起，我望着钟衡，思维一时凝滞。

钟衡却没说话，反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，然后从书页里抽出一张照片，递到了我手里。

我低头看去，正是校庆典礼上，我抱着电吉他的那张。

「你问过我两次，当初为什么要突然提分手。」钟衡说，「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了。」

我嗤笑一声，没说话。

「在提分手的三个月前，我去了一趟你的学校，看到了你当初的照片——不管是表演课上的你，还是弹电吉他的你，都和那个在我面前小心翼翼的阮甜判若两人。见过了你发光的样子，我不想再让你一直沉溺在我营造的牢笼里。」

「结束这段关系，是因为想看着你重新站起来，离开我，靠自己越走越好。你原本就有这个实力。」

「后来，再遇见你，我想和你重新开始，以平等的方式。」

我被这段话击中了。

事实上，我并非没有察觉到。

在钟衡给我打造的温室里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各种商务和影视资源，以至于原本的天赋和学过的表演课，也被一点一点抛诸脑后。

如果钟衡不说结束，我大概率会在这样的惬意中不断沦陷，直到最后毫无价值地被丢掉。

这是钟衡第一次在我面前说出这样情感充沛的一段话。

对他自己来说，应该也是很罕见的事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：「钟衡，可是离开你之后，我靠自己也过得很好，完全没必要和你重新开始——」

话音未落，我忽然被拥进一个散发着冷冽香气的怀抱。

「好。」

钟衡沉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「你要演戏，我就陪着你演；你要离开我，我把全部选择的权利交给你。你可以随时推开我。」

我的手指停在钟衡肩膀上颤了颤，却始终没有再动。

原本我是该恶狠狠推开他，然后再骄傲地宣布游戏结束，去开始我崭新的人生。

可是此刻，在钟衡怀里，在熟悉的车里，我不可抑制地想起了无数过去零星的片段。

当初我刚跟钟衡在一起不久，他带着我出席一场酒会，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会说我是他的女伴，或者别的什么，总之是不太好听的名头。

也不是没有先例，对面那个挺着肚子的王总就堂而皇之地说：「这是我干妹妹小徐。」

引起一片心照不宣的哄笑声。

可是钟衡说：「这是我的女朋友，阮甜。」

或许在那一刻，或者更早之前，我就不可避免地沦陷在那双冷静又深沉的眼睛里。

最后，我还是把脸埋在钟衡肩头，低声说：「这是最后一次。」

.....

回去的路上，钟衡坦白告诉我，他和白采薇之间从来没有什么暧昧关系。

当初把我堵在化妆间，不过是为了给我一个出气的机会。

或者说，让我们从头来过的契机。

那天晚上回家，我在微博正式官宣恋情，配图是那天录完综艺出来时，狗仔偷拍到的一张照片。

漆黑的夜色里，我披着钟衡的外套，一手挽着他的胳膊，另一手提着裙摆。

而他正侧过脸，垂眼看着我，长长的眼睫覆盖下来，掩住其中纷乱的情绪。

配文只有四个字：「久别重逢。」

钟衡在下面评论：「认识一下，我是钟衡。」

粉丝们发了一连串问号，表示没看懂。

只有我最清楚。

那代表着崭新的、平等的开始。

番外（钟衡篇）

1

在遇到阮甜之前的三十年，我从未对爱情有过什么幻想。

我的人生好像天生缺乏对情感和欲望的渴求，在同龄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在为如何创立公司而伤透脑筋。

等公司真的建好了，又开始忙第一笔合同、第一次扩建，第一次跨行业投资。

身边的人哪怕不谈恋爱，至少也有暂时相伴的对象。

但我觉得无关紧要。

所谓的爱和情欲，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

哪怕和阮甜在一起后，一开始我仍然这么想。

认识阮甜完全是意外——那天我去新投资的剧组，正巧在片场旁的酒店遇见她，在和导演吴辉宁纠缠。

那是个完全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，但电影拍得还不错，再加上这个圈子里，这样的事不新鲜，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包括我。

所以我看了几眼就准备离开。

也是在那一刻，她慌乱的眼神忽然投过来，然后遥遥指着我：
「就是他！我男朋友！」

我隔着走廊过亮的灯光和她对视，那看似温驯的眼神下面掩盖的，是乖戾和桀骜。

然后忽然意识到，她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惊慌失措。

——就算我不在场，她也有别的办法脱身。

带着生平第一次的兴味，我让小杜送去了房卡。

阮甜也真的没让我失望。

她穿着一件半透明的裙子过来，又用一种拙劣得过于明显的姿势摔在我怀里。

交锋的第一时间我就明白了，她也在赌，而我是她挑中的猎物。

我把阮甜留在了身边。

给她资源，让她留在我身边，这本来应该是一笔再正常不过的交易。

只是那时候我还没察觉到，当我第一次带她出席酒会，因为旁人嘲弄的目光就介绍这是我女朋友时，一切已经产生了偏差。

实际上，阮甜算不上一个特别听话乖巧的情人，但就是莫名十分合我心意。

我派小杜送去的东西，她会当场拆开，拍照发给我，再用一种夸张的语气表达感谢。

甚至我怀着几分恶趣味让小杜送去的裙子，她也会真的穿上，然后在我晚上推门进去的时候，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暧昧地望着我，眼角的泪痣折射水光。

我人生中所有情欲的来源，好像都是阮甜。

但也仅止于情欲。

一开始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直到那天晚上喝醉后，我忽然很想见她。

小杜打完电话后，她很快就赶过来，呼吸微微急促，身上穿着睡衣，头发也是乱的——

这并不是合格的金丝雀应该有的模样，但我恰恰就是在那一秒，听到自己内心陷落的声音。

再后来，开车路过珠宝店的时候，我竟然会想，阮甜的手指很细很白，戴那枚结婚戒指应该会很好看。

我不止想和她这一刻朝夕相处。

我还想和她一起去未来。

2

和阮甜分开——我用了整整三个月才做出这个决定。

那时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，几乎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，阮甜是我的女朋友。

他们也同样清楚，阮甜是个空有资源，毫无演技的花瓶。

但本不该是这样。我找时间去了趟阮甜的学校，在学院院长那里拿到了她大学时的照片，忽然就明白了初见时，她眼底的乖戾和肆意究竟源自哪里。

她曾经肆无忌惮地发过光，的确有那样的资本。

可我亲手给她打造了一座精致的牢笼，让她在一切资源唾手可得的温床上日渐沉沦，眼看着她一天天黯淡下去。

我从院长那里拿走了那张照片。

后面三个月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因为阮甜而情绪失控。

心底有个声音告诉我：是时候结束了。

但我错了。

离开阮甜后，我并没有恢复从前的冷静和全然理智，反而更加想念她。

我跟那些导演和投资人一一打过招呼，让她好好磨练演技，把快要丢失的天赋和表演课捡回来，但不要故意为难她。

阮甜也做得很好，她本来就是那种越是逆境越能发光的人。

我眼看着她一点一点变得优秀，用了三年时间就站在一个旁人不能及的位置，原本觉得，就这样看着她也挺好的。

直到小杜告诉我，她和那个叫庄寒的小男孩在一起了。

我这才发现，我其实是个自私的人，不能容忍她与别人有任何工作之外的亲密接触。

从前说服自己的一切借口，都在看到她和那个小男孩接吻的照片时顷刻崩塌。

我想和阮甜从头来过。

这一次，以平等的姿态。

3

一切都计划得很好。

我故意放消息出去，让阮甜误以为我和白采薇有什么关系，然后再让她把角色让出来。

其实岑静早就给她物色好了剧本，从一开始，她就没打算要那个角色。

我知道，但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由着她扯着领带问我，用发甜的嗓音威胁我：「陪我一晚，我就让你的未婚妻心想事成。」

身体是不会说谎的。

在熟悉的触感贴上嘴唇的一瞬间，我心底的欲望已经咆哮着翻滚上来。

后来的一切，都顺理成章。

阮甜住院那几天，庄寒来医院看过她。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堵在楼梯间，恶狠狠地望着我：

「如果我遇见阮甜比你更早，还有你什么事啊？」

我很冷静地看着他，一针见血：「但我就是比你出现得早。」

那是个演技很出色的小男孩，扮演朋友的角色演到连阮甜都信了。

但大概是出于情敌的天生敏锐，我还是在见到他的第一眼，就察觉到他对阮甜不可言说的隐秘心思。

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无比庆幸。

庆幸我遇见阮甜更早。

庆幸她还愿意跟我演这一场戏。

庆幸我从二十岁的运筹帷幄一直到今天，终于有了足够多的筹码，能在这个混乱的圈子里护她周全。

那个从颁奖典礼出来的晚上，她和我一起坐在车里。

灯光昏暗暧昧。

而她没有推开我。

我在那一刻，才算彻底活了过来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, 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